

基于公园城市营建的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Exploring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s for Super-Large City via Park City Construction

臧亭 富婷婷 张浪* 李晓策 郑思俊
ZANG Ting FU Tingting ZHANG Lang* LI Xiaoce ZHENG Sijun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城市困难立地生态园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困难立地绿化造林国家创新联盟, 上海城市困难立地绿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2)

(Shanghai Academ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ience and Planning, Key Laboratory of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on Ecological Landscaping of Challenging Urban Sites, National Innovation Alliance of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on Afforestation and Landscaping of Challenging Urban Sites,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Landscaping on Challenging Urban Sites, Shanghai, China, 200232)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04-0004-06
DOI: 10.12193/j.laing.2025.04.0004.00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12-24
修回日期: 2025-02-18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超大城市面临生态空间价值认知不足、生态网络连通性差等问题,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需在人地和谐、宜居宜业、公共公平、高效治理等多维度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探讨基于公园城市营建理念的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破解生态环境瓶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社会与文化共同繁荣,以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和理论构建,剖析公园城市理念与超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关系,提出生态(E-PARK)、网络(N-PARK)、开放(O-PARK)、创新(I-PARK)4个维度的发展路径,并结合国内外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公园城市建设能够有效破解超大城市生态环境瓶颈,通过构建安全高效的的城市生态系统、形成系统连接的公园网络、营造开放共享的绿色空间、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旨在为全球超大城市应对生态与社会挑战提供有益参考,助力实现美丽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

公园城市; 超大城市; 城市建设; 高质量发展; 发展路径

Abstract

As urbanization accelerates, super-large city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spaces and poor connectivity of ecological networks, which hind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requires sustainable progres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livability and workability, public equity,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way for super-large ci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addressing ecological bottlenecks and achiev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nd shared prosperity in society and culture. Focusing on super-large city, this research utilizes a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o examin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k City concep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large city. It proposes development paths in four dimensions: Ecology (E-PARK), Network (N-PARK), Open (O-PARK), and Innovation (I-PARK), supported by empirical analysis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nstructing Park City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ecological bottlenecks faced by super-large city. By building a safe and efficient urban ecosystem, creating a systematically connected park network, developing open and accessible green spaces, and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njects endogenous momentum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uper-large city. This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uper-large cities globally in addressing ecolog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supporting the goals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achieving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Park City; super-large city; city constru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ath

臧亭

1989年生/女/江苏连云港人/硕士/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富婷婷

1989年生/女/浙江嘉兴人/硕士/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张浪

1964年生/男/安徽合肥人/博士/教授级高工(二级)、博士生导师/首届上海杰出人才/上海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前院长,城市困难立地园林绿化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上海城市困难立地绿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城市困难立地生态园林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家住建部科技委园林绿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风景园林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研究方向为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与技术研究/本刊主编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zl@shsyky.com

基金项目:

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超大城市上海公园城市构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编号: 23DZ1204400); 上海市“市绿化市容局管理咨询课题研究计划”“超大城市上海林地建设和保护利用的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永恒命题。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居民的日常需求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向“品质型”跃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正经历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转变的过程，公众对于就业稳定性、收入满意度、居住舒适度、公共服务水平及环境质量等方面有着更高的期待^[1]，城市发展模式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2]，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超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 000万的城市，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人口密集、经济高度集聚、土地资源紧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压力大等特点^[3]。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城市病、实现城市功能优化的关键。与一般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资源环境约束、生态空间破碎化、社会公平与治理挑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紧迫性。

城市高质量发展核心是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国内外超大城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对于生态空间价值认知不到位的问题，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突出表现为：超大城市规划受生态本底、用地、人口等因素制约，城市生态网络系统性、连通性较差，不能充分整合生态空间的多元价值；同时，生态形式主义的盛行使得生态空间建设偏离了其生态功能和实际效益；此外，城市建设中对景观的过分强调而忽视生态和游憩功能的倾向，限制了生态空间的全面发展。公园城市强调生态优先、以人为本，通过系统化的营城策略，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超大城市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表征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化的概念，其直接影响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表征。随着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深化，城市发展不再仅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而是开始注重社会、环境、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估。这种内涵的转变要求超大城市在发展中寻求经济、生态、社会等多方面的平衡，进而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1.1 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是国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对高质量发展内涵解读的重要基础。因此，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集约高效、以人为本、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贯彻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定义已成为学界共识。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主要从经济学、规划学两个领域展开，其中，经济学领域可根据理解的角度细分为狭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城市规划领域根据研究对象也可细分为规划学、地理学、环境学等方向。王琳等^[4]提出构建畅通有序、运行高效、良性循环、优美宜居、分层辐射、合作共赢的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三重内涵。张跃胜等^[5]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应基于当下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来赋予阶段性的解读，其定义和内涵具有动态性和长期性。李善同^[6]认为高质量的城市发展应更加关注城市功能、居民生活品质、生态环境、产业升级等方面。

相较于国内政界和学界从城市化质量和新型城市化的角度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国际上前沿的城市发展方向及其内涵主要基于城市发展理论来提出。工业革命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6]、田园城市理论^[7]，到现代的宜居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应运而生了田园城市、生态城市、环境友好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8]、低碳城市等城市形态与发展方向，指引着各个阶段城市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因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一个基于当下城市发展核心理论、映射城市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概念。

2011年联合国人居组织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城市应该是能够让人类过上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地方^[9]。城市发展是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复杂系统问题，其涵盖时空、人口、经济、土地利用以及社会进步等多个子系统。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包含当下城市发展战略与愿景、公平均衡、健康安全，具有时代特点、可持续发展方式。

1.2 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挑战

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治理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前提及基础上，继续从人地和谐、宜居宜业、公共公平、高效治理等方面进一步探究城市可持续发展。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一般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理念上具有一致性，均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超大城市在人地关系、资源分配、生态承载力、社会治理等方面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人地关系：超大城市土地资源紧张，

生态空间破碎化严重，需要更加注重生态修复和空间整合。高密度的人口集聚与有限的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绿地系统碎片化、生态廊道断裂等问题严重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

(2) 资源分配：公共公平是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超大城市人口密集，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问题更为突出，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因而，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更需要突破传统思维，通过精细化设计，提升空间使用效率，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宜居宜业环境。同时，要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传承与创新，塑造具有辨识度的城市景观。

(3) 生态承载力：超大城市生态承载力有限，环境压力更为显著。需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网络构建提升生态韧性。要特别关注城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的缓解，通过科学的植物配置和生态系统构建，改善城市微气候，提升环境质量。

(4) 社会治理：超大城市的高效治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高效的治理体系能够及时响应市民需求，有效解决城市问题，包括建立透明的、参与性强的决策机制，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以及通过社区参与和多方合作增强治理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2 公园城市内涵与超大城市发展的关系

公园城市内涵与超大城市发展的关系，是城市化进程中生态文明与人居环境改善的深度融合。公园城市理念源于对城市生态文明具象化的构想，其核心在于将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恢复相结合，实现生产、

生活、生态和公共功能的有机配比。公园城市内涵的发展不仅反映人类对自然环境和城市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也为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

2.1 生态文明背景下公园城市新内涵

公园城市的概念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地区生态文明具象化的构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体现了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坚定决心和持续努力。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突出表现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一发展范式的转变。二十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并提出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因此，生态文明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其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是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国家治理政策概念。在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背景下的公园城市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前沿性的人居环境优化工程，是城市新形态、发展新路径，并推动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构筑新的动力源。其内涵是“公、园、城、市”4个字各自代表领域的总和，需要生产、生活、生态、公共等功能的相互配比，是统一的整体，是新时代城市的示范体。公园城市建设价值总纲是系统生态、融合共享、社会福祉。公园城市建设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新途径。

2.2 公园城市内涵发展与城市发展关系

纵观国内外近现代城市发展脉络，公

园城市理念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经历多个阶段的演变，反映人类对自然环境和城市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田园城市”理念的提出，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所阐述，强调绿地规划和美学功能的重要性，为现代城市规划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开始重视绿色空间的整合，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提升城市环境。

进入20世纪中期，德国、美国等国家通过实施绿色楔形城市和公园运动等策略，进一步推动城市绿地系统的构建，这些举措不仅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也促进生态保护。新加坡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的花园城市战略，将城市美化与生态建设相结合，通过大量植树造林，创造了一个宜居的城市环境。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理念被提出，城市发展的理念逐渐转向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保护。中国提出“园林城市”，新加坡提出“自然中的城市”，德国建立生态网络系统，加拿大则致力于生态城市的发展，这些实践都体现了人们对生态系统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认知。进入21世纪至今，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城市管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新加坡的智慧国家计划中的智慧园林项目就是将数字技术与生态功能深度融合的典范，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高效管理和生态可持续性。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不仅关注环境的改善，更强调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城市整体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

公园城市是健康、生态城市的最终归属和载体，其源于田园城市，但比田园城市更具有时代意义。公园城市内涵的发展体现出城市发展从单一的绿化装饰向生态保护和文

志城市发展模式向宜居性、生态性和可持续性转型。

2.3 公园城市理念营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1) 公园城市建设是积极破解超大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瓶颈的重要途径。国内外超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生态空间破碎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足、生态治理系统性不足等问题。例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其生态空间被大量侵占，这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公园城市与高质量发展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经济水平以及城市发展脉络和趋势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和指引，兼具中国特色与科学依据，是当下中国破解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其体现了生态文明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以“公园”引领城市，推动人居环境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的进步；将“人”作为引领，满足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并通过人的集聚效应促进产、城的协调发展，城市中有形的结构、布局、用地、道路等“形而下”实体要素，要为“形而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服务^[9]，城市发展从传统产业驱动转向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发展路径。

(2) 公园城市理念对城市空间有机更新具有融合效应。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是公园城市主要的实践场景，运用公园城市营城理念，实现空间的优化与功能重塑，通过老旧空间的生态化改造，将绿色理念融入城市肌理。这种转变不仅在形态上促进全域自然系统与城市空间景观的融合，而且在功能上实现生态与城市的空间嵌套耦合，在空间上实现公园形态与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公园城市建设强调系统融合、功能复合

和地性混合，在城市更新中，公园城市理念促进了生态与城市生活、产业、文化等的协同融合建设，实现空间渗透、功能复合、业态多元、场景叠加和价值转化。这种从“空间建造”到“场景营造”的转变，突破了基于单一物质空间的建造理念，从人的需求出发，营建“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公园城市市场^[10]。

(3) 公园城市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在城市竞争力方面，公园城市建设通过增加绿地和公共空间，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吸引人才和投资，从而增强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吸引力。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公园城市通过生态修复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经济和社会资本，提升城市土地价值和居民福祉^[11]。在城市治理层面，公园城市推动治理模式创新，通过智慧技术应用和公众参与，实现治理精细化和科学化，提高城市应对复杂挑战的能力。新质生产力方面，公园城市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绿色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公园城市理念通过整合生态、经济和社会资源，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3 公园城市理念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

公园城市营建通过系统化的空间解决方案有效应对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空间结构、社会融合等多重挑战，为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路径。公园城市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更是实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高效、公园网络系统连接、绿色空间开放共享和新质生产力浸润的重要载体。在公园城市系统生态、融合共享、社会福祉的内涵指引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



图1 公园城市理念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
Fig. 1 The pa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super-large cit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可以从生态 (E-PARK)、网络 (N-PARK)、开放 (O-PARK)、创新 (I-PARK) 4个方面构建更安全高效的生态系统，形成更系统连接的公园网络，营造更开放融合的宜居环境，赋能更智慧低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营造涵养自然活力、彰显人文魅力和激发创新能力的城市新增长极 (图1)。

3.1 生态 (E-PARK) : 构建更安全高效的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人类与周围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类具有一定功能的网络结构^[12]。超大城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问题主要包括资源禀赋不足^[13]、生态质量与环境治理挑战、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有限、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不足、数字化生态治理的挑战^[14]、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迫切性^[15]、环境公平与公众参与不足以及生态资源管理的低效率^[16]。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是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生态系统。首先，从规划层面转变生态资源利用方式，注重与区域生态空间的关系协调。上海在生态空间规划中，中心城以“环、楔、廊、园”为核心要素，中心城周

边地区则依托市域绿环和生态间隔带锚固生态基底, 在整个市域范围内生态廊道和生态保育区构成生态网络空间体系的基础, 共同形成“环形放射状”的生态网络空间结构(图2)。其次, 出台较为系统的生态空间实行政策及建议, 强化规划管理与实施控制。上海市闵行区公园城市建设中从规划上梳理生态要素“一张图”, 在实施中通过严格保护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等重要生态敏感区和生态功能区, 保护恢复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监测及野生动物栖息地, 开展城镇搬迁地、受损湿地等城市困难立地修复等策略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 锚固生态本底, 营造安全韧性、自然野趣的城市生态基底。

3.2 网络(N-PARK): 形成更系统连接的公园网络

对于用地紧张的超大城市, 城市绿地生态网络是提高用地复合效能的主要途径, 其组分构成决定了其是城市生态系统组分主体之一, 是与人居环境关系最密切、最可调、且投资相对低的生态空间载体^[12]。在以人为本的公园城市理念指引下, 通过优化蓝绿网络串联和优化全域公园体系两个方面, 城市绿地系统向公园系统转变, 从林带、绿带向公园带、公园网转变, 构建系统连接、城园相融的公园城市大美形态。成都市致力于构建一个互联互通、布局均衡、功能齐全、适宜全年龄段的全域公园系统, 统筹建设包括自然公园、郊野公园和城市公园在内的各类公园, 同时均衡配置社区公园、口袋公园以及小微绿地。在绿道体系的建设上, 成都注重形成网络化的形态和功能化的布局, 以此作为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引领力量。深圳以公园群和公园社区为抓手, 强化城园融合, 创新提出“类公园”概念, 并作为全域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造有机融合的公园群落系统, 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上海通过持续完善5级城乡公园体系, 系统谋划环城公园带大生态圈, 以环城绿带(环上)为骨架, 向内连接10片楔形绿地(环内), 向外连接17条生态间隔带(环外), 联动5个环新城生态森林公园带, 强化实施骨干绿道网络, 持续提升生态感受度和生态服务水平(图3)。

3.3 开放(O-PARK): 营造全域绿色空间开放共享的人居环境

在复杂而联动的城市环境下, 公园城市建设更加强调系统融合、功能复合、地性混合, 即在规划上将城市人工系统与城乡自然系统相融合, 在建设上将城市功能与公园绿地功能相复合, 在管控上将附属绿地以外的绿地与不同性质用地相混合。推动从公园绿地到附属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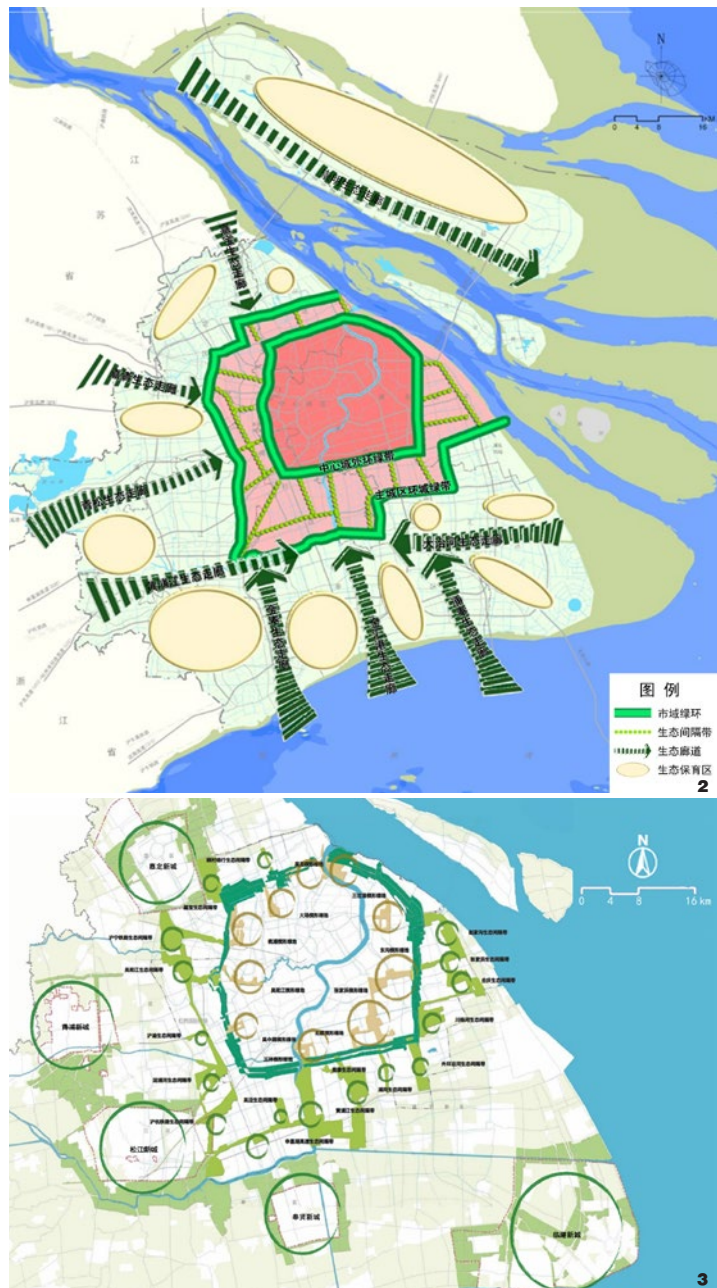


图2 上海市域生态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 2 Ecological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图3 上海环城生态公园带空间格局图
Fig. 3 Ring city ecological park belt spatial pattern of Shanghai

地、林地等全域绿色空间开放共享。作为人口高度密集超大城市, 上海在绿地权属和用地属性不变的基础上, 率先将单位附属绿地对社会开放, 与公众共享^[17], 有效增加居民可进入游憩的绿色空间, 助力上海“千园之城”与公园城市建设。以多种城市空间的“+公园”公园化


场景营建,提升城市品质,增加居民可利用绿色开放空间。深圳通过“类公园”体系,规划将宽度8 m以上的绿道、碧道等纳入线状类公园,复合利用市政、文体、学校、商业、办公等空间,作为点状类公园,进行公园化建设,并引导“类公园”分时段共享,作为公园覆盖的补充,促进城园融合,提高市民的获得感。以公园绿地“公园+”功能融合,增强绿色开放空间服务能级,形成“开放共享,功能融合”的宜居环境。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中创新性提出场景营建策略,通过整合生态、功能、景观、业态、活动等多维要素^[18],以公园绿地为基底,注入多元功能,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与活力。上海通过公园综合体模式集聚公园游憩产业功能,提升片区整体的环境、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发挥更高的空间集聚效应^[19]。

3.4 创新 (I-PARK) : 新质生产力浸润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的起点是“新”,关键在“质”,落脚于“生产力”^[20]。通过公园城市建设和管理,依托科技创新,加强城市综合治理,聚焦生态价值转化,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上海紫竹高新区在创建公园城市样板区过程中,衔接国家“双碳”战略,创新碳源汇监测,建设低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和社区,激活低碳新业态。上海智慧公园建设中创建智慧绿色服务系统,实现面向管理者的实时监测、高效管控与面向市民的生态感知与游憩引导。此外,公园城市的可持续运营管理也在近年来超大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得到广泛关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以企业为主体,探索业态、生态、形态、文态“四态”融合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上海市闵行区探索从行业部门单一管理模式到公园无界管理、社会各方共管共治新模式,以闵行文化公园24小时无界开放为试点,依托属地管理资源,将文化公园纳入到七宝镇网格管理航华片区微网格,予以统筹管理。在管理措施上实现了无界融合,形成了“文化公园‘1+1+N’无界管理工作机制”。

4 结语

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社会与文化共同繁荣。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策制定者、城市管理者、市民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和智慧。公园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是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以人为本的公园城市理念的实践,为超大城市尤其是生态资源本底极缺的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可持续路径。其通过整合生态、经济和社会资源,推动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智慧管理、生态价值转化和社会参与成为关键因素,共同塑造着城市的未来,助力美丽中国目标的全面实现。

注:图1由作者绘制;图2引自《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图3引自《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

参考文献

- [1] 张文忠,许婧雪,马仁锋,等.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现状及发展导向——基于居民调查视角[J].城市规,2019,43(11):13-19.
- [2] 孙忆敏.我国城市旧住区更新发展研究——渐进式更新模式的理论与若干实践[D].上海:同济大学,2009.

- [3] 王琳,李皎.我国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有机体理论视角[J].上海经济研究,2023(09):54-65.
- [4] 张跃胜,李思蕊,李朝鹏.为城市发展定标: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综述[J].管理学报,2021,34(01):27-42.
- [5] 李善同.2018中国城市论坛: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如何走[EB/OL].(2019-01-25)[2024-12-01].<https://bajiahao>
- [6] HALL P. Spatial Structure of Metropolitan England and Wales[M]//Manners G, Chisholm M. Spatial Policy Problems of the British Economy.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96-125.
- [7]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M].包志禹,卢健松,吴家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 [8] 江永红,邢浩然.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支撑能力研究[J].蚌埠学院学报,2023,12(03):55-62.
- [9] 李金路.新时代背景下“公园城市”探讨[J].中国园林,2018,34(10):26-29.
- [10] 陈明坤,张清彦,朱梅安,等.成都公园城市三年创新探索与风景园林重点实践[J].中国园林,2021,37(08):18-23.
- [11] 陈岚,谭林,陈春华.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分析——以成都为例[J].中国名城,2022,36(05):65-72.
- [12] 张浪.城市绿地生态网络系统构建[J].园林,2024,41(01):2-3.
- [13] 程琳,李锋,邓华锋.中国超大城市土地利用状况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动态演变[J].生态学报,2011(20):334-343.
- [14] 徐毅松,廖志强,刘晟.新理念,新目标,新模式——上海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思考与探索[J].城市规划,2017(8):12.
- [15] 孟天广.超大城市智慧治理的生态模式[M]//沈彬华.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发展报告(2023-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 [16] 唐立娜,蓝婷,邢晓旭,等.中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与发展对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3):394-406.
- [17] 马文倩,郑思俊,富婷婷,等.私人空间公共化发展历程及对中国附属绿地开放共享的启示[J].园林,2024,41(01):59-65.
- [18] 王忠杰,吴岩,景泽宇.公园化城,场景营城——“公园城市”建设模式的新思考[J].中国园林,2021,37(S1):7-11.
- [19] 臧亭,郑思俊,张浪.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综合体空间形态布局策略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20(05):52-56.
- [20] 李东民,郭文.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生成逻辑与当代意蕴[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4):8-13.